

# 植物的孩子

大朵

一  
花开就能结果，无花一般无果，花不繁，果实不多。先民在采集狩猎过程中，早就从大自然那里得到了神示。

二  
我的家乡在大石山区，典型的喀斯特地形，素有“八山半水分半田”之说。这里石头多，土地少，岩多，水源少，干旱“十年九遇”。春天种上庄稼，如遇到干旱无雨，则久久不发芽；好不容易长起来，不下雨，无法抽穗开花，就会颗粒无收，一年的劳作将付诸东流，人们一辈子都在把自己的运气交给土地和时间。

三  
尽管生存如此艰难，人们对于植物和庄稼的爱惜程度却不亚于对自己孩子。在我的家乡，人们看见庄稼倒向路边，都会帮着扶起来。在人们眼里，这些有生命的植物就像人一样，身处不幸或困境，能帮的一定帮。奶奶常告诫我们几个孩子，到田野玩不能踩踏禾苗，不能乱摘别人的瓜果，看到鸡鸭吃别人的稻谷或者牛吃别人家的玉米，一定要帮赶一赶。

四  
如果到了季节，谁家还不播种，老人家就会为他家着急，像担心大龄姑娘和小伙，不着急谈恋爱、结婚、生子一样。“怎么还不种？他们想干嘛？”老人们常常会唠叨。这样的着急，在年轻人看来是管“闲事”，但经过饥饿岁月的老人，那种心情我们又怎能真切体会到？季节来了，不播种，季节过了，就来不及，跟不上季节，土地收成就成问题，缺少少衣就免不了。

五  
很小的时候，父母就向我讲明庄稼收成与付出劳动的关系和道理。那时候还是生产队时期，家里分到一块自留地，那块地里轮番种着玉米、红薯和蔬菜，一年到头从未空过，父母经常跑自留地，伺候那些植物，指望它们有好收成，缓解一家人的饥饿。种玉米时，从整地、播种、间苗、施肥到杀虫，每一个环节他们都做得极其

细致认真。他们在自留地里“泡”的时间总是比别人长，我们家的玉米也比旁人家的长得壮、长得好。到了抽穗扬花时，别人家的玉米大多结一个苞，偶尔见两个，而我们家的基本结两个，甚至三个苞。

六  
记得有一年，玉米还没长到膝盖高时，虫害很严重，几乎没有一张玉米叶子是完整的，父母别提多焦急。我看到母亲拿着小板凳到地里，用手将玉米叶上的虫子一个个摘下来，丢到小桶盛的石灰水里。一排排玉米，一棵棵摘去虫子，最后累得她腰酸背痛。母亲生育八个孩子，落下了风湿病，长时间在溽热的玉米地待着，几乎累昏。

七  
父亲常常说，庄稼能感应人的力气，你付出多少，它们都能感觉得到，并以尽量多的果实加以回报。

八  
在盛行“人多力量大”“多子多福”观念的年代，我的父母生养了八个孩子，四朵“白花”，四朵“红花”，全部抚养成人，这可能是他们一生最大的成绩。

九  
在那些年月，父母或许真的把我们当庄稼来养育。那么多孩子，在他们看来无非是桌上多添一双筷子，锅里多加一瓢水而已。老大的衣服穿小了，改让老二穿；老大要背老二，老二负责背老三、老四。小小的年纪，就把我们推向山野，拾猪菜、放牛、挖山薯、砍柴……有时，我们还觉得自己是植物的孩子，是从那玉米秆上掰回来的孩子。

十  
生同一运，命同一理。我们与植物是那么相似，从小到与植物相依为伴，以至于到现在，我看到原野上茂盛的花草，地里绿油油的庄稼，都觉得那么亲切，亲切如兄弟姐妹。离开土地在城市生活，这种亲切就更甚。



「社王」树的凝望  
章春华

我的家乡在一个知名的莲藕之乡，盛夏时节，荷花荷叶远远铺到山脚，从小我就能看见“接天莲叶无穷碧，映日荷花别样红”的如画美景。在这山水之间，有一棵树显得格外与众不同，它是村里的“社王”。以前每逢春节，奶奶总会带我到树下祈愿来年风调雨顺、粮食丰收、平安幸福。我常常想，为什么一定要向一棵树许愿？获得幸福靠人不可以吗？

《礼记》写道：“社，祭土。”上古时期，就有“社祭”这一酬谢神农后土的祭祀活动。社族的社王祭祀发端于先民对于土地的敬仰与膜拜，土地是社族人民生产生活的重要依赖，为感怀大地无私的哺育，社族人选择用“社王”作为象征物表达衷心的感谢。“社”同时也意味着乡村的基层组织，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曾说：“社之名起于古之国社、里社，故古人以乡为社。”可见，因为土地，人们聚在一起耕作、生活，逐渐形成最初的乡村聚落。

上古的遗风吹拂至今，在广西许多壮族村落，都有一棵樟树或榕树作为村里的“社王”。在我看来，“社王”此时不仅意味着土地本身，更意味着这片土地上的集合的精神象征。节日里去看看“社王”，不仅是酬谢土地对我们的馈赠，更凝聚着社族人民对家乡土地的深切认同和深厚情感。

过去，社族人祭祀“社王”礼仪繁多。现在，仪式简化了，但我们对家乡的情感却没有变，几杯淡酒，几样家常菜，简单的香烛，不必全家出动，奶奶带上孙儿，父母带上孩子，一起来看看见证自己成长的地标，看看故乡的山水美景，便是极有意义的活动。这时，“社王”就像人类漫长生命中的一个“锚点”，不论游子匆匆的脚步如何移换，它始终站立在故乡、站立在游子的心头，慈爱地凝视、祝福着每一个在这片土地上成长的孩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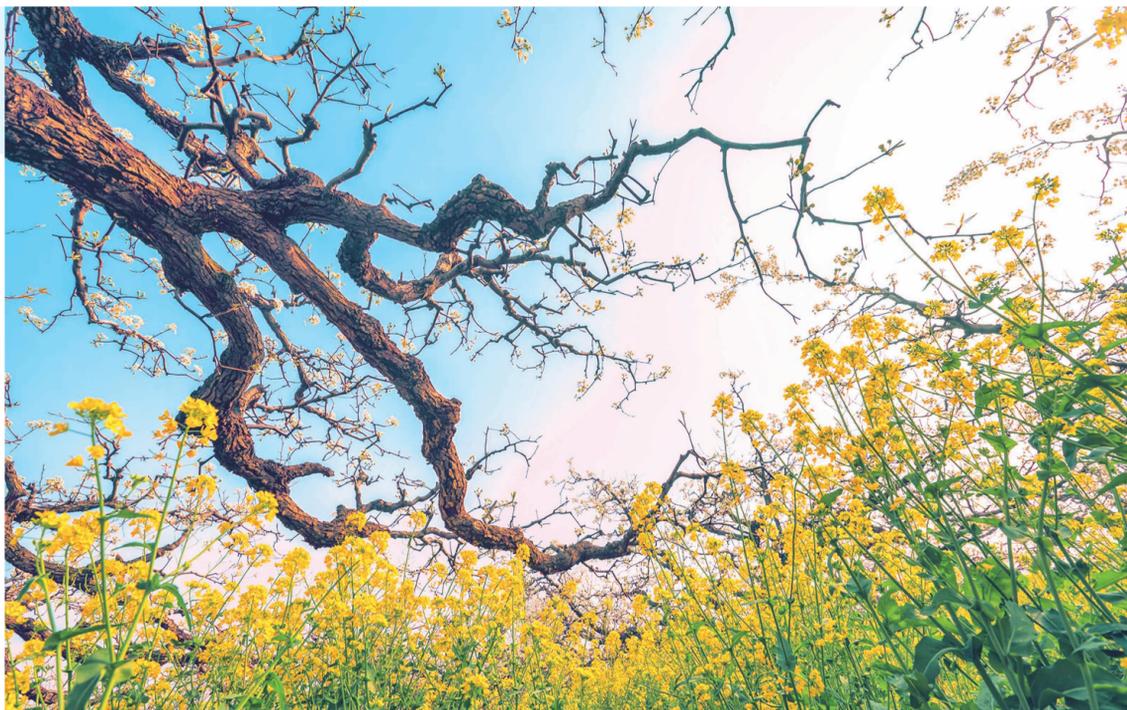
在我小时候，“社王”树下原是一条细细的田埂路，渐渐变成了一条石子路，后来又变成一条笔直的水泥机耕路，甚至变成景区的漫步小道。路的两边，从泥房到砖瓦房，再到小洋楼，一条小路见证着国家的强盛和崛起，见证着家乡从默默无闻的农村到成为乡村振兴画卷的一角。

现在，我的家乡不仅是莲藕产业小镇，也是乡村旅游热门小镇。如今的家乡，是党带领群众依靠自然、利用自然努力奋斗、自力更生、顽强拼搏获得幸福的生动注脚。“社王”见证着人类与自然互动，此时，我可以回答小时候的自己：“要获得幸福，光靠信仰不可以，光靠人，也可以，只有人与自然互为依靠，才有发展的未来。”



扫码聆听更多美文

## 春景 (张成林 摄)



## 随笔

### 在歌声中成长

黄秀凤

“又是一年三月三，风筝飞满天，牵着我的思念和梦幻，走回到童年……”当这首耳熟能详的歌曲《三月三》再次响起，我猛然意识到，又到“三月三”了。关于“三月三”，我记忆最多的片段就是歌声。我出生于一个小山村，父母都是山歌能手，他们对我极其宠爱。听姐姐说，我小时候很爱哭，只要我一哭，父亲就唱山歌给我听，每当山歌一起，我的哭声就停下，所以我一直爱听歌、唱歌。

在我童年的记忆中，每年“三月三”都有邻村的青年男女到我们村对歌。印象最深刻的一次，附近几个村的青年男女聚集在我家堂屋，围坐在火堆旁对山歌，山歌曲调缠绵，我听得入迷，久久不愿回房休息。

山歌是我的音乐启蒙。上小学时，我喜欢上音乐课，那时还没有音乐课本，也没有任何可以学唱歌的渠道，老师就教我们唱红歌，再自己编一些山歌教我们唱。到了初中，我考到县里的中学，很幸运遇到的班主任是音乐老师，他很认真地教我们唱歌，还教五线谱。那时候，我第一次见到钢琴，钢琴发出的声音是那么美妙，令人陶醉。每周一节的音乐课，便成了我最渴望的事。初中毕业后，我选择了师范学校，因为那里有专业的音乐老师。后来，音乐老师生病了，一直没怎么上音乐课，我都是自己拿着曲谱去琴房练琴，由于没有得到系统学习，唱歌依然高不成低不就。

家里几乎都是音乐爱好者，大哥买了一组音响放在老家，平常有空回老家就亮嗓门高歌。有一年“三月三”，我们一家人相约回老家，晚上还举行了一场歌咏比赛，大家一展歌喉，互当评委，共度温馨时光。

2020年夏天，我有幸参加声乐公益培训班，那时我才真正明白，要学好音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练声时，我总是发音不准，音位不对，也不会用丹田发声。“不要急，总有一天你会找到感觉，从量变到质变，到时一定能唱出美妙的歌声。”在老师的谆谆教导下，我渐渐有所感悟，不断进步。

公益班结束后，我们组建了一个合唱团，从此开启与合唱团员训练的美好生活。去年“三月三”，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在金秀举办唱响世界瑶都主题音乐会，我们合唱团承担了演唱任务，虽然时间紧、任务重，但还是克服重重困难训练。演唱会开得很成功，得到观众一致好评。

去年11月，我有幸参加在南宁举办的“最美广西 唱响世界”2023年金秋国际合唱节比赛，第一次在如此高雅的音乐厅唱歌，我感到十分幸福，演唱曲目《吉冬诺》《瑶家留客歌》获得了金奖。颁奖现场，大家激动不已，备受鼓舞。

“风筝懂得我的心，朝我把头点……”《三月三》的旋律还在耳边回荡，回首过往，我深感幸运。因为在成长的道路上，一直有歌声相伴。歌声，是我生命中最美的旋律，它们像一盏盏明灯，照亮我前行的路，也让我在人生的旅途中感受到无尽的温暖和力量。

## 守库人

清和

第一次去洛山水库，是小学四年级的春天。守水库的夫妻是小学同学阿喜的叔叔婶婶，那是一个春日午后，我们央求婶婶去水库巡逻时带上我们。婶婶见我们欢天喜地，实在不好拒绝，干叮咛万嘱咐不能到处乱跑。

关于洛山水库有很多传说，大多是附近的村民干农活时酷暑难耐，无视“水库禁止游泳”的告示牌，为图清凉私下游泳，游得精疲力竭导致溺亡。家中长辈为防止自家孩子偷跑去水库玩水，都说水库里有许多水鬼，吓得神乎其神。

虽然我们害怕，可是一看到春风浩荡下的水库碧波荡漾，这天蓝水阔的场景对于一直在群山环绕中长大的孩子而言，简直如大海般波澜壮阔。

在一声声惊叹中，阿喜的叔叔从水库西面划着小船缓缓靠岸，我们跟着阿喜兴奋地打招呼：“阿叔！”离得近了，才发现阿喜叔的皮肤被晒得黝黑，手背有些粗糙。乍暖还寒，我们都穿着两件衣裳，他却只着一件单衣，汗水湿透了衣裳。

阿喜叔划着小船满载而归，印着“尿素”字样的袋子鼓鼓囊囊，我们还以为是是什么好东西，好奇凑近去看，他忙摆手让我们站远些：“不是鱼，是垃圾，脏兮兮的，你们别靠太近。”大家下意识捏着小鼻子往后退：“什么是垃圾啊？”阿喜婶上前搭手一起把袋子搬上岸，耐心解释道：“前几天刮风下大雨，山上和旁边田地冲洗下来很多垃圾，枯枝烂叶、塑料袋都堆满岸边、布满湖面。我们前天刚把岸边的垃圾捡完，水面的只能这两天划船去捞，如果不及时清理，

会散发出阵阵臭味，影响水质。”

我们三个小学生恍然大悟，纷纷欢呼：“阿叔阿婶你们真好棒厉害，你们好辛苦！”在一声声夸赞和追捧中，逗得阿喜叔不好意思地挠挠头。

最后，一袋袋垃圾都被堆到三轮车上，由阿喜叔拉去垃圾场处理，他扭过头向清澈的水面，露出憨厚的笑容。阿喜婶不放心，要划船再去巡检一遍，让我们在岸坡上采五颜六色的野花，我们都没坐过船，吵着闹着也要去。

阿喜叔只好找出救生衣让我们穿上，再三叮嘱不能在船上嬉闹，才带着我们慢慢向水库中央划去。

晴空万里，阳光明媚，船桨缓缓落入水中，漾开一圈圈涟漪，摇摇晃晃渐渐散开。阳光洒下，落在荡漾的涟漪上，水天一色间，泛起万点金光，仿佛一颗颗小星星，坠入漫天星河。

阿喜婶被我们的快乐感染，笑着让我们背诗给她听。于是，三人在碧波万顷的春水中齐声朗朗：“西风吹老洞庭波，一夜湘君白发多。醉后不知天在水，满船清梦压星河。”

后来上了中学，学业加重，很少有机会再到水库去玩。高中时，几个玩得好的同学都在不同学校读书，见面的次数变少。再后来，我们不见见面，洛山水库成了孩童时期美好的回忆。

今年春节，难得的好天气，弟弟提议去洛山水库玩。临近水库时，我莫名生出一丝胆怯，生怕它没有像期待中那样变得更好。下了车，熟悉又陌生的感觉扑面而来。这片青山绿水依旧，只是不知何时修建了防护栏。沿着防护栏走了一段路，发现卫生比以前好很多。记得小时候，天气晴朗时，总会有游客慕名而来，

在水库边野炊、钓鱼、游泳，享受天然水库带来的惬意时光。可当人群散去，水库边上总会留下许多垃圾，阿喜叔和阿喜婶要花很多时间才能清理干净。

我不禁问表姐：“现在大家的素质都蛮好的，来野餐也不像以前一样到处丢垃圾了。”

表姐说：“是啊，现在管得严，听村里人讲，推行河长制后，村委会主任覃主任现在是水库库长，经常能看到他和志愿者到水库边捡垃圾，给游客发放宣传资料，提醒游客文明野餐。”

我有些疑惑：“以前好多村里人会到洛山水库钓鱼、游泳，现在钓鱼的人也不来了吗？”表姐忍不住笑起来：“库长总是不厌其烦地走村入户做村民的思想工作，告诉大家游泳、钓鱼会影响水库的水质和生态，呼吁所有人保护好水库。”

想象着库长走村入户苦口婆心地劝说，还被埋怨的场景，我们有些哭笑不得。幸好经过无数次不厌其烦地劝阻，当地村民保护水库的意识慢慢提升，有些村民还穿起红马甲，加入保护水库环境的志愿服务活动。

暖阳下，春风徐徐，望着碧绿的水面，我发现洛山水库并不大，大约是孩提时见识太少。又想起那年春天，阿喜婶划船带我们到水库中央的场景。看着洛山水库随处可见河畅水清、岸绿景美的景象，我想，这就是一代代守库人坚持的意义吧。



## 诗歌

### 所念为故乡

陆文清

定然是喜欢的春分之后  
喜欢的燕子各自如期归家  
喜欢的土地一片金光笼罩  
万物都被内心的喜悦所感染

喜欢的小河哼起了土味民谣  
喜欢的蜜蜂提着花蜜走村串巷  
告诉人们春华秋实  
它们依旧本真且保有人性的光辉

喜欢父辈谈起千涸多年的老井  
在某个春日重新有了喷涌的愿望  
喜欢果蔬都按季节的次序生长  
每家每户炊烟袅袅鸡犬相闻

如同扑面而来的田野由青绿到金黄  
落在天井的童年一再被记忆打捞  
又及傍晚时分唤我们乳名的母亲  
温酒一样以一把柴禾让家闹腾起来

### 欢腾的“三月三”

刘顺志

漫山 遍野  
城市 乡村  
每一个广场  
每一块空地  
都是对唱山歌的人群  
鲜艳的民族服装  
像天上的彩云在飘动  
悦耳的歌声  
像千万只百灵鸟在欢唱  
欢快的竹竿舞  
跳出人们的欢乐  
互相抛出的绣球  
在传递着人们的深情  
五色的糯米饭  
散发着迷人的芳香  
震天响的铜鼓声  
在报道着丰收的喜讯  
啊 三月三  
南疆各族人民的狂欢节  
四面欢腾 八方热烈  
人们欢歌载舞  
喜气洋洋  
尽情地展示着  
欢乐、吉祥、富足